





戊寅長至前數日風雪向晦有款門而入者則吾師陳  
浦雲先生令似伯鴻自越中不遠三千里訪之琦於京  
師且出先生遺稿以畀於之琦曰此先人志也嗚呼之  
琦從先生遊始於丙辰之秋中間先生客懷客許客洛  
又以試事往來南北計之琦侍杖履奉教督歲不過數  
月顧先生於門下士獨以之琦爲可語嘗贈以詩扇有  
側身親大雅垂涕念先型之句又云異時懷袖出入願  
毋忘僕之相期在遠大也循省遺言輒復墮淚先生以  
辛酉就醫南歸明年終於會稽花涇里居距伯鴻入都  
之歲已十有七稔矣先生於學靡弗通襟抱簡遠有魏



晉間意然恒苦疾朝苾暮朮與饗殮俱爲制舉文又不屑屑於有司之繩尺以是屢困省試卒齎志以歿遺稿無次第稍稍編排釐卷爲八謹校而授之梓哀觀羣製雋雅清峭觸挽如志世自有賞音者矣先生臨歿爲詩一章以寄汴中友人原稿未載併錄於此誰云形色礙空虛歸路飄然雲氣扶已識莊生蝶化易不知橘叟奕終無舊遊洛下看花隔好友天涯把酒孤三十九年塵限滿欲從何處見新吾道光三年仲春之月受業周之琦拜識於成都官署之劍南室

北涇草堂集卷之一

會稽 陳棟 浦雲

文

冠悔堂賦

佩弦生秣馬膏車不知所趨其冠于于其貌瞿瞿得魚忘筌待兔守株目炫耀於涉海足飄搖如凌虛乃築堂於東山之隅而居之心煩慮亂形瘁神癯菊綻金而不採酒泛玉而誰娛土木之形骸不飾盤鈴之傀儡相呼其竭誠悃潔村區而聽命於靈龜乎象旣成挹卜者而告之曰僕幼而好奇冠乃知悔歧羊墨絲莫別當改今



欲煮鶴燒琴揉蘭碎芭擲李氏之龍香裂江家之錦綵  
而二豎鬩於中庭五鬼滿於後載奈何卜者卹然而駭  
曰殆哉殆哉君之改也夫荆棘塞路騁足者愚履道坦  
坦哭途者隘可以守元可以受采且其占曰需泥致寇  
敬慎不敗畏懼則已何改之有而君見之鄙猥也鄰有  
筮者敬造於堂視其占詞若問若商復決之以周易得  
觀之屯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生乃听然而笑曰甚  
矣龜筮之相欺也今有人焉欲觀南海謬適豐岐登高  
四望渺無津涯指南之車忽得逐電之駿已嘶而乃攬  
轡止之曰是不可往將終於斯乎更如筮言則羅浮庾

嶺又似在崑崙懸圃之西甚矣龜筮之相欺也筮者曰  
君誤矣君不見九三之變爲節乎卦劫之得爲屯乎佩  
長鋏而不衰君所以久屯遘也欲萬國之皆歷君所以  
長遷延也策銳志而無繼君所以遭險艱也方登道岸  
又耕石田苦節之貞其信然耶悵陽剛之蒙阨當藏器  
以待時憤陰柔而欲奮終泣血之連瀟苟天風之不至  
鼓鵬翼以何之君誠知今是而昨非畧改絃而易轍無  
厚之刃有餘百鍊之鋼不缺行見蒼生望後塵紫綬虛  
前席壽著作於名山寶聲稱於拱壁且靈龜亦非教君  
復遵前跡也視浮靡而稍搏節之則琴書可以養性蕙



蘭可以紉衣廷珪之丸以耀螭頭采文通之管以增鳳閣輝將和緩之神醫自至而借昌黎之大筆奚爲君但知悔之名而不知悔之實何龜策之相欺也佩弦生黯然而思悠然而解載葺其堂額以冠悔又爲歌曰雷闐闐兮雨濛濛我瞻四方兮何適從何適從兮海中駕萬里兮長風揖金母兮拜木公撫琪樹兮玲瓏醉玉液兮珍珠紅飛瓊爲我笑雙成爲我容相羊相羊兮蓬萊之宮答歌曰遊子歸來兮蘭室玉連環兮金屈戌薜荔幄兮蕙帷刻木蘭兮爲櫛林下兮美人姍姍兮欲出贈之兮瑤瑟君報我兮珊瑚筆丁宣告戒兮曰蓬萊不可卽

歸來歸來兮悔鄧林之追日

三江閘賦

越於東南號爲澤國會稽之山衆水所出聚者濔濔流者汨汨或旱而乾或潦而溢蓄洩不時田禾是賊厥田下下莫知所卹迺有有明郡守湯公紹恩始謀建閘康濟兆民其初建也命石工召役人披荆榛驅猴狖斲秦望斷遶門破射的鑿覆盆晝日夜月轟轟喧喧剗峩剗岌負嶮挈吭輦馱舟運纒屬汗奔兀婁頽砭跣積江濱爰度地勢三江之口岡巒闕踈屹崒峻陡石甬橫波靈擘鼉負怪鼉朝鼓饑鯨夜吼濤瀑朝宗雷風迅走瀦泄



形勢莫出其右結盟山川之神投檄鬼怪之藪築閘於  
斯福民不朽闡功伊始水族失利聚族爲灾波濤湧至  
漂石砰訇崩岸震悸江豚海豨眩耀變異有隸胥莫龍  
贊於公前曰君子愛民成仁小人殺身取義今鉅工星  
急怪魅火熾猶豫豫前功永棄龍請就地壓除沴崇  
矯首抗袂隕身水次於是鬼雄所懾瀾息波平驪虬遠  
遁支祁潛形牛魚斂其翼虎蛟息不鳴太守迺指揮匠  
石驅率隸兵規摹矩矱高經下營食指千計動作合程  
鑿山霹震下柱雷轟灰土黶隳秫粥縱橫牝牡輻葛平  
銳接迎夷若坦道固似雄城屏翳供驅役海若奉使令

天吳奔左右河伯持權衡槽板複南山之木港洞名羅  
天之星屹石碑而則水凡六月而功成偉矣哉匯納三  
江噴薄大海透透迤迤繚以石隄千餘丈崢嶸嶒嶒鎮  
以土城百餘雉北矚洪流渺渺瀾瀾舟楫擊撞舳艫千  
里南瞻鑑湖紛紜耒耜土田萬頃惟閘是視茅洋蒿口  
未足誇玉山匾地安能擬蓋錢清白塔百川之水無不  
會流於此焉當夫狂飈忽起愁霖怒傾洪濤泔泔濁浪  
滌澹居民怛呼禾黍戕生則命啟閘以疏其行雪山頽  
墜白巘縱橫泊然而去一塵不驚若乃蘊隆蟲蟲旱魃  
爲虐官祭社壇民停鋤耰桔槔抱甕櫛比繡錯迺命閉



閘曠土是攫下兮薨薨椽兮橐橐紆迴渟瀆永以不涸  
他如斥鹵開場桑麻興利歌功頌德不可勝記故公之  
在越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而祠宇春秋有司襄  
事彼莫龍亦得從而祭焉

西施石賦

試望平原憑弔嬋娟四圍越岫萬里吳天僕乃買一葉  
之小舟邀同心之幽客泛鑑水之漪漪乘樵風之策策  
溯賀監之莊過放翁之宅波融漁鏡花簪岸幘覩一小  
邨於河之磧旣幽傑以森秀復紆青而綴碧舟人指點  
曰此卽浣紗津西施石好停尋勝舟試著登山屐爰攜

客以升崖窮山坳與林僻平岡寂寂宿莽離離楊花陣  
陣蛛網絲絲蘭房兮蕙幄羅衣兮荔帷桃花兮銷沈入  
面柳葉兮憔悴蛾眉春秋代序悵誰依兮音容久杳渺  
不可思兮繁霜肅肅傅金粉也丹楓開落點臙脂也松  
風刺骨銷夏灣也山鬼跳擲采蓮姬也魂歸來兮亦瞻  
顧而嗟咨也嗚呼噫嘻惆悵何極昔日烟波江深雲黑  
昔日溪澗泥封茆塞昔日蹊徑叢荆老棘燕子歸來可  
會相識客亦顧余相對太息乃謂客曰西子之美怨綠  
愁紅西子之嬌飛燕驚鴻石上青苔岸傍桃李咏之於  
詩中顰眉含愁捧心增媚貌之於畫工碧玉三層紅心



滿地夢之於館娃之宮而訪其遺踪與廢址第見夫牧  
犢與樵童如蜀鏡之置於青山如支機之斷於白虹悲  
夫日之夕矣翱翔忘反野鶴歸巢流鶯喚晚乃下長林  
乃轉峭坂偕客登舟中懷繾綣命舟子設梨酒一杯桂  
茶一瓊呼西子而奠之又問之曰五湖之泛存耶沒耶  
扁舟種玉巨浪懷沙王軒之遇是耶非耶薄廟明妃聚  
景芳華吳宮之葬真耶幻耶罡風琪草檀點窗紗姑蘇  
走鹿苧蘿啼鴉仙乎仙乎其將何以爲家

悲秋賦 有序

余向不知秋之可悲立冬前二日蔚文七終之

期也闕于一弔黯然不寐空林風雨聲徹夜到  
枕若相助以悲者率爾成篇情生於文不覺言  
之過傷其詞曰

秋風飄飄秋日昭昭蘆花瑟瑟荻葉蕭蕭楊柳旣落梧  
桐盡凋鷓鴣啁哳絡緯漂搖僕乃憭然以傷淒其以悲  
綠琴懶撫緗帙慵披彳亍茅廬低徊江渚命奚囊兮自  
隨書虛空兮無緒渺古人之可追弔形影而誰侶則有  
屈原忠惻放逐瀟湘蘿薜醜其面貌蛟龍隱其文章漁  
父鼓枻而笑女嬃申詈於旁悲莫悲兮妖芳草日復日  
兮降微霜若夫陳后見斥屏處長門望黃昏兮迴輦整



綠鬢兮承恩燈火照兮別院星月冷兮空垣舉聲欲泣  
掩袂何言飄風赴閨悲來驚魂又若定遠侯封玉門萬  
里身被金夷不顧生死邊月搖弓驚沙沒指別女弟之  
淒涼望君門之邈迤悵旅鴈兮南歸尙枕戈於北鄙更  
有杜陵遭亂避地東川老兵戈於劍外絕音信於江邊  
聽折柳而腸斷聞啼猿而淚懸倚闌干之北斗嘆秦隴  
之烽烟又如歐子讀書聞聲淒惻四壁寒蛩一時啾唧  
感草木之豐茂忽凋殘於頃刻恨一身之精靈爲百憂  
所戕賊四顧無人撫几嘆息下有金人辭漢任氏書桐  
蘭叢敗綠蓮粉飄紅汾水年年之雁吳江葉葉之楓有

一於此皆足以消磨壯志摧抑微躬而况乎新歡如夢  
舊雨都空坐萬仞愁城之上泛千尋悶海之中者哉兼  
葭鬢髻白露無多乃夢美人於山之阿怛然驚寤淒淒  
素娥閃孤燈之幢幢鬱浮雲之峩峩心煩寃而不平聲  
侘傺而長歌歌曰秋朝來兮鸚鵡洲旅燕暗驚寒螿愁  
出門四望天悠悠又歌曰秋暮來兮芙蓉城薄寒中人  
在遠行四野沈寥天晶晶亂日送美人兮江南浦江水  
黑兮淚如雨我所思兮誰與語

網詩軒賦 并序

網詩軒者林曉岑貳尹宴息處也初日心齋曉



岑有詩名四方士來交者皆以詩作縞紵日既  
久牆壁几案間無非詩者遂易今名余與毘陵  
劉鹿柴莊傲禪新安黃心盦樵李徐梅崖於丙  
辰春遊宴其中者凡兩月梅崖既爲之圖鹿柴  
作記余乃賦之其辭曰

緊鄴中之茂宰兮有芳聲之夙彰值軍府之需才兮遠  
弭節於大梁書檄紛而好暇兮恒六義之是商詠嚶鳴  
於周雅兮願相賡而不忘爰迺度州橋而迤北對樊樓  
而徑西傍室居之右个拓齋心之故基增綺䟽之窈窕  
飾卉木之參差置廣筵而集友顏門額以網詩溯魏風

之婉大兮盛伐檀之君子羈客悲而懷鄉兮鄒枚振其  
華綺登吹臺而浩歌兮才今昔而輩起苟三筆之意孚  
兮孰濶步而高視爾其春秋佳日風和露溥裙屐盈庭  
才俊溢軒酒醇如醴花麗於仙好鳥鳴於簷際嫩涼生  
於座間客飲狂而欲舞見侍史之進箋忽仰天而再咳  
落滿紙之雲烟令嚴鼓絕擲筆鏗然則以景物爲網焉  
若迺江鏡燭月獄劍耀雲掘戈廢壘拾瓦頽垣世荒遠  
而難考欸剝蝕而莫分欣聚朋於西閣並傳題於東鄰  
羽聲激兮哀念深撫故物兮懷古人莫不筆花怒發思  
泉駭奔氣千番而轉厲韻百疊而彌新則以金石爲網



焉其或結伴芳郊歸途鳥喚賓倦欲息主情未散茲境  
何佳此遊誰徧孰遇僧於松下疇折花於巖畔旣奇境  
之畢搜必清思之競獻轄投井而難駕馬失轡而空健  
羣背手而繞庭常燒燈而達旦則又以登臨爲網焉他  
若書至七閩伴來三楚或贈瓊瑤或投圭組開篋兮淚  
沾步簷兮意沮念渭樹與江雲屢自鳴其別苦今歡娛  
之景光豈能期其久佇是以有客必詩有詩必貯雖戲  
筆與放言亦旁搜而冥取他日望絕河梁魂銷南浦庶  
一室之臥遊不異故人之晤語豈僅誇英俊之畢羅而  
以充棟爲豪舉哉僕東鄙幽介結習苦多聞嘯詠而色  
喜見喁于而興賒幸斯軒之廣啟忘四聲之屢訛譬游  
魚之仰沫難自匿於清波落落高崧悠悠大河傾樽抱  
膝作網詩之歌歌曰網朝張兮清漳旁仲宣憤激公幹  
狂珊枝寸寸皆精光又歌曰網夕張兮洞庭中左挈杜  
陵右孟公赤鯉跳擲生天風亂曰有所思兮遵前渚舊  
雨不來兮今雨去網兮網兮奈何許

陸商玉蕉鹿夢傳奇序

夢空也非想非因非緣傳巖之夢緣生於因豎牛之夢  
因生於緣南柯邯鄲直想耳均非夢也莊子之言夢也  
曰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



蘧然周也以夢爲夢亦非夢也蕉鹿其古今第一夢乎  
陸子曰夢也者佛氏之不二法門也鄭人無鹿而有鹿  
得色之機得鹿而復失鹿得空之機旁人用言而取鹿  
空中之色其妻謂夢認人鹿色中之空君相又從而紛  
更之一聲棒喝三日耳聾陸子其殆善言夢乎又以其  
言譜之傳奇成四十二齣鄭人得夢旁人爭夢室人解  
夢士師與君相分夢描頭畫角厯厯如生鈞天廣樂不  
足爲其音也八翼上天不足爲其態也壓天鹽腦不足  
爲其潦倒坎坷也紅綾櫻桃不足爲其豐亨悅豫也境  
本實也實者虛之情本虛也虛者實之陸子眞善言夢

矣然則余之序夢非夢耶曰否余亦夢中人也西施數  
齣便是夢中公案但幻境空花中覓不得好因緣亦是  
大殺風景事若使飛瓊侍前弄玉列後左巫女而右洛  
妃打翻白鳳擲去花筆與青蓮香山輩抵掌一堂則襄  
裳就之矣陸子笑曰諾請命趾離招之

何瑩菴傳

嘉慶丙辰之春白蓮教倡亂於楚其明年三月由應山  
犯汝寧焚掠村堡於是諸暨何君瑩菴以罵賊死瑩菴  
諱春禮少讀書不得志旣壯棄所業遊四方居大梁凡  
二載最後乃爲大勝關巡檢某延請以去教匪之至大



勝也巡檢適他出瑩菴在署卒聞變謀集衆堵禦賊已  
排闥入詢知爲幕賓且南人則大喜更護持之約令司  
軍中筆劄瑩菴怒罵曰狗賊吾腕可斷豈爲若用哉賊  
誘以金不動迫以刃不動其衆遂欲驅之去瑩菴植立  
益大罵賊怒攢槍刺之氣息僅屬猶背裂髮上衝以至  
於死賊旣去知其事者欲以之上聞爲衆議所格乃各  
以金卹其子俾扶柩歸諸暨歲癸丑余授經大梁高氏  
瑩菴居僅隔巷又數與余內兄高息軒往還因得相識  
然余病不克竟交大梁爲河南省會凡四方士之遊此  
者率皆峩冠博帶應酬諸貴顯者以博聲譽瑩菴獨落

落無所詣又辨有口遇不平能以言語凌折人人多嫉  
之遊數困然終不以易其操息軒應童子試時與之同  
肄業葢山書院知其平日取與不苟文循謹有規矩不  
肯隨風氣轉移余與接談凡十餘次觀其人聆其言竊  
意此不過能以孤峭行其志者初不料臨危乃能見義  
明確如此今功令凡授命行陣者卒旅皆有卹其他無  
聞焉瑩菴一布衣耳計教匪起事以至於今春若荆若  
宜若鄖若襄江南北其布衣被執而不屈遇害者當不  
僅一瑩菴率閭汶不彰瑩菴豈以此求身後名哉且蠢  
動之輩其勢如魚游釜中不待智者而後知使瑩菴而



爲身謀則不妨姑隨之徐察其動靜虛實以爲勦師內  
應否則仗平日口辨見其渠魁論以 朝廷恩信及義  
旅之如霆如雷俾畏威懷德而泥首歸誠豈非不世出  
之功哉而瑩菴義有不爲嗚呼惟有以知其不可是以  
有所不爲也

書何涵川海天僧夢圖後

不特電光石火有見皆真卽看野鹿隍蕉何聞非實而  
古册紛紛名流籍籍靡不謂芸生瘁體二氏觀空歷數  
幻情終歸夢境信斯言也宜乎夜氣竟同振鐸睡鄉無  
礙放參矣何子涵川妙悉是義因空得色命繪成圖地

則僻澳窮洋景則崩濤駭浪此身如寄姑穩寢於茫茫  
蜃氣之中其夢乍成又遠附於灼灼金容之列僕也十  
年參學隨處證禪偶探奧旨卷端頓破積疑胸次昔盧  
生之超凡淳于之悟道各具癡情並徵異夢然而五十  
年綸閣二十載粉侯錦繡充其下陳珠玉實於內庫衣  
紫腰金者希旨順意粉白黛綠者爭妍取憐在旁觀縱  
傲之以刹那而當局亦旣歷夫壯耄迨夫福過灾生鐘  
鳴漏盡墓門夜雨方長松楸皇路僉壬正嚴虎豹乃復  
一朝大覺彈指遐昇人爵告終天班永列儻曰雲梯若  
是則大僚縱欲便爲入聖之基將謂寶筏在茲則元老



招魂卽是登仙之路自古迄今恐無此福若我涵川高  
情霞舉異想天開以泡影空花盡物變借毘盧杖錫作  
神游雖色相不卽盡空意見未能終泯卽此一端類推  
萬緒視彼邯鄲道上功名大槐國中恩禮直將鄙其貪  
嗔欲惡寤寐不忘矣且吾輩之涉世也踪跡不可常跡  
弛難自主脫毛生之穎亦過朱門吹伍相之簫屢遊下  
市翻雲覆雨酬應日在蜃樓倒衣顛裳作息久慚僧夢  
君如豎拂相問曰排空馭氣之際見故吾是何故吾僕  
則披圖而笑曰鯨吞鼉咋之時得如意乃真如意

青墅詩集題辭

有如新篁解籜有如古木臥沙有如片帆斜挂曳千里  
之晴波有如絕澗孤尋駭三更之棲鶻此青墅明府近  
年之詩格乎明府才本瑰奇學尤淹貫圍花作縣飲泌  
樂飢一時爭重敦詩說禮之風其間亦有射鱷斬蛟之  
舉甲冑擐於郊外桑麻衛其境中顧事則甚繁而詩乃  
益富戰場句覓爭思繡以弓衣葭屋箋裁允合譜之幽  
籥太白之歌梁父次山之賦春陵智畧具徵諷規備有  
可以代章奏可以紀輿圖夫揚子技薄雕蟲陳王功思  
銘鼎亦以管絃所播大半風月自私耳若體雖取乎兩  
漢三唐義不殊乎鹿鳴四牡豈不所見更大所託尤尊



僕近與明府瀹茗談心挑燈論史固知稱詩不足以究其蘊茲刻亦不足以盡其詩然而學問見焉性情出焉客園秋早高齋酒停黃河濤聲乍來枕畔太行山翠半落襟前斯時一卷親攜踈窗獨倚慨然想見箐深林密冒鋒刃以馳驅荼苦薺甘進髦童而慰藉彼區區揣摩聲病刻畫青紅者又豈能絜其短長測其深淺哉今明府鳧舄初迴鶴庭重啟事比寇恂之借潁人同郭伋之涖并屬有微忱擬登末簡獻諸丹陛願無求詭遇於輜軒還我使君須徧答歡迎之竹馬

謝友人惠洞簫笙啟

鳳臺夜暖見彩鳳之雙飛鸞闕風回聽紫鸞之逸響香燈悵望涼月遙聞細雨低徊小樓半徹喜頒二妙兼擅元音清濁咸和管簧妙製紫佩鳴石絃夏樂府稱珍汝陽篠曲沃匏歌場擅美雲璈共按恍參鸞鶴之班趙瑟交彈疑與萃蒿之宴悵玉人之不見明月橋邊驚織指之偏寒春光梅下豈止姑蘇市畔伍相高歌承露盤前雙成小擲君言秋泛鳴鳴吹赤壁之風我欲仙遊冉冉弄緱山之頂

答黃心菴書

仲冬中泮手泐一函并小詩五首寄至曉岑明府處續



聞文旌已先期東發未識此信有人轉呈尊覽否餞臘  
日得所惠書勤勤懇懇若不勝契濶之感者僕客豫十  
年襟太行之晴嵐躡大河之秋浪所見名下士不下一  
二十人而心所畏憚者惟足下故自紵衣之旣獻鷄鳴  
之懷詩增十百郵筒之致月必二三揆鄙人之初意未  
始不欲借王裴攻難附韓孟雲龍午冬以後留滯大梁  
十有六月足下亦依曉岑以居梧院移琴雨街卓笠遂  
得懷暢彼我學識指歸而顧終不能及足下者則病與  
鈍各責其半今足下乃愈別愈遠矣淮水湯湯黃樓轟  
轟廣君遊屐失我南車欲再求十有六月之挑棋薄怒  
邀笛坐愁其可得耶賤疴乍重乍輕無殞命之憂有終  
身之累索居無聊結習難破五六月間儻法開之湯劑  
有效臺卿之痼疾暫起尙當繭足星郵燒燭棘院敝鄉  
人南轅多取道潁亳疲驢逐伴熟路是遵楚州咫尺恐  
不復能相過耳曾賓谷轉運方以駢體文古今體詩壇  
坵東南淮揚錯犬牙之壤蘭蕙有空谷之香雖吾輩不  
屑以五七言爲羔雁而竹裏行廚江干車馬嚴大夫之  
高風今人豈遽不相及哉春氣方暄眠食幸自愛

平窮鬼露布

臣聞伯夷不薇蕨當未必名遜微箕顏子不簞瓢亦足



以學超會閔故衛有北風之臣則詩悼之楚以藍縷爲俗則史擯之况復幻形竦肩縮頸甘心麥飯牛衣以冷落我邛園顛倒我韋布者乎伏維玉皇上帝陛下深仁廣被厚澤無疆拯下民於六極之威錫斯世以三登之慶至夫文雅尤所矜憐燃藜而助校書雨粟以酬作字載在往冊傳爲美談詎有有窮氏者系託高陽雄爲鬼伯巧借貌言視聽思之用私立智學文命交之名衣敝食糜死猶不悔幸灾樂禍跡幾難窺畏紈袴若虎狼視縹緇如魚肉蓬頭厯齒偃僂入孺仲之家納屨捉襟慘淡向原思之室或引雷以碎碑石或召風以捲屋茆或

捫鐘以悞王播之餐或驅塵以汚范丹之甑或紅勒親懸使文章減色或黑貂暗損使骨肉分顏流毒已徧四方稔惡將及百世而彼猶復縱談介節高附清流以溝壑爲成全志士之區以藜藿爲磨煉儒生之境伯鸞賃廡居然信以爲真翁子負薪幾至迷而不悟此人心之同疾卽王政所莫容臣受命繩樞濟師涸轍細思藝苑之所由坎輓與夫窮寇之得以蔓延始知吾黨中亦有看錢之奴摸金之尉陽若與窮爲敵陰乃惟賊是鄰强者羊狠而狼貪弱者蠅營而狗苟窮雖無賴此尙不爲以故彼得逞其雄我反無以塞其口臣法先尊貴義切



創懲遂收壘斷之流顯正苞苴之罰軍威旣振士氣益  
張百里奚烹伏雌以犒師杜少陵奮長鑱以効命袁安  
起臥願乘雪以驅鶩鵝阮籍止悲請問途以窺子午有  
窮氏目驚文燄心疾金聲自恃所值之人從無相拒之  
術欣呼朋類來決雌雄面鳩形鵠之徒數踰十萬捫蝨  
懸鶉之輩陣列三重臣迺倚禮義之干城擐詩書之甲  
冑淬鋒鄴架接戰曹倉引鄰壁之火以焚其巢塹學海  
之波以灌其壘妖氛辟易六丁則力可驅雷陰沴消除  
二酉則光堪射斗當其乍合已自難支旣而陶泐毛穎  
之儔脈望鞠通之侶各從間道力搗中堅五鬼技窮遂

分途而潛遁三餘意暢可抱膝而長吟此誠千載之一  
時豈敢緩師而怠寇當卽遣明州刺史薛燭率裨將王  
通孟達追躡智窮推心置腹民物不自匿其情卽始見  
終鬼神無能炫其變又遣祕書監檢校侍中朱博率裨  
將王勤向敏中追躡學窮奪談經之席功比於拔幟麾  
弧聚問字之車享隆於累廂列鼎又遣冠軍大將軍顏  
師古率裨將弦高温大雅追躡文窮險搜月窟千金懸  
秦市之書奇抉雲根一賦貴洛陽之紙又遣達州都督  
樂安縣開國男聶夷中率裨將王順竇常追躡命窮誠  
以格帝揮戈遂駐夫羲娥信可涉川破浪不勞夫帆檣



又遣膠州衛指揮樂彥輔率裨將宋義石守信追躡交窮素車白馬感孚不隔於死生流水高山契合獨深於心膺五鬼等進不能戰退無所依聚族相謀詣營請罪且言其部落若磨蝎若谷風若菽麥不分若烏焉莫辨尙猶竄身下里貽毒凡民臣以囂塵之地非玉帶生所能見長市井之徒恐黑頭公差與共事於是遠招赤仄密檄朱提插標以識道途塗蚨以廣偵伺涉水者困之以寶筏登陸者厄之以金車枵腹者藥以五侯之鯖裸體者束以七襄之錦加以工勤斤削農利耨耰似羅網之畢張遂大小之悉馘郊原重秀村落一清臣俟繕修

學圃之餘封殖硯田之後卽當囚茲五鬼獻諸九天儻念其翰墨會親刑誅未忍請投畀於綺羅隊裏或編管於歌舞筵前彼非性所便安必且身如桎梏旣足示荒裔遠投之典亦大昭神武不殺之心現在地闢鄰嬈星輝奎壁酸餽之氣變而踈狂餽釘之風進爲騷雅後車前席士無不泰之身名東閣西窗友鮮難通之聲氣謹遣玉虛觀捉舉兼文州宣慰使聞喜公周賀奉露布以聞其所獲敗絮垢囊別錄申上



劍南室校刻

北涇草堂集卷之二

雜著

浮屠銘

會稽 陳棟 浦雲

長葛縣禪靜寺雍正時土人掘地得北魏敬使君建刹  
碑字畫古勁超軼唐人文作駢體惜不著撰寫人姓名  
邑令阮景咸昇致陘山書院作亭蓋之載其文邑志亭  
旁嵌一姚璟書浮屠銘係唐中宗時勒石撰人趙覲建  
人馮善廓寫作雖不及敬碑然古器也錄之可備參考  
夫以陰魄陽魂如風似燭歎浮泡之易盡□□□之難



□預啟津梁不憂生滅高託蓮花之上遙歸禁苑之中  
美矣哉不可得而言也况以鷄鳴舊系郎署遙基門德  
早通時英不絕曾祖諱忠祖諱推父瓊林玉葉俱抽拂  
漢之陰驥子龍文並蹠追風之影父諱敬夫人沈氏或  
碎珠驪頷貽□將來或斷織蛟梭遐□故事既侵蒲柳  
早歸松柏孤子善廓等哀練露蓼痛軫風林追念二親  
願崇三寶所冀先靈納祐遊定水之津梁後嗣承恩入  
慈門之戶牖以大周萬歲通而二季歲次景申肆<sub>子</sub>景  
演朔拾肆<sub>乙</sub>己卯遂造浮屠一所石像五區爾其圓石  
疊重雜烟雲之氣色紫金圓滿含<sub>乙</sub><sub>子</sub>之光輝對喬木

之隱而卽爲龍樹俯通波之括壑聊當猴池雖則事畢  
功成尙恐山移海變須垂不朽敢作銘云前代後代非  
一代兮前身後身非一身兮精進禮拜得超界兮歸依  
念因能出塵兮迴向功德生淨域心緒清勤離苦津長  
遊滿<sub>子</sub>之壑永挹飛而之人石長濶各二尺許中作一  
圭門門右闔左半開如釋家所塑鬼門關未知何義

綻字

古艷歌行賴得賢主人覽取爲我組組卽古綻字言爲  
客縫衣也劉文房詩手綻寒衣入舊山正用此義西河  
謂綻何用手改作手紉殊昧綻字之解且紉字惟集韻



有居覲切解作合絲爲繩其餘如內則紉箴請補綴楚辭紉秋蘭以爲佩皆讀平聲西河博極羣書乃亦有此失耶

### 息媯

左氏傳息媯事云蔡哀侯爲莘故至以息媯歸是敘滅息已畢生堵敖及成王焉乃爲息媯透敘一筆下文未言楚子問之又另提爲入蔡立案未言猶云當未言時後人好奇乃曰生成王後尙未交言天下豈有爲入連生二子相對默默且此三年中楚子何竟不一問卽問而不答三年後何以忽答區區數語亦不值遲至三年

於此歎妾是庶人不樂宋王爲難得矣余有詩曰息媯天下艷智計亦莫逾一朝謝弱國去作章臺姝翟弗尙依然象服還耀軀屈指較新舊勢更天地殊一言兩傾愛爛熳生二雛豈不醜失身富貴聊自娛入蔡非報息抱慚媚新夫振萬不當璧私愛徒區區

### 打馬

打馬戲不知起於何時李易安有賦余少時得明沈潤卿圖式一卷因撮其大概譜入香閨行樂詞按圖式馬行九十一路每九步爲一窩一馬入窩他人萬馬不能飛越初下馬爲赤岸驛次隴西監玉門關汧陽監沙苑



監函谷關天漢寺大駟監騏驎院飛龍苑尙乘局共十  
一窩函谷先登者非疊十馬不過過後仍散行後繼者  
少不得踰多飛龍非足二十馬不行飛龍下三三路曰  
夾下八路曰塹入夾非夾采不進落塹非得諸賞采真  
傍本采真傍撞采及上次人得罰采不飛過塹則尙乘  
局矣凡打馬在隴西監內不打少遇衆不打入窩不打  
落塹不打遇疊馬遇入窩許倒行倒行亦可打馬凡采  
色馬數卽視路數賞采十一碧油行六路桃花重五五  
路堂印八路雁行兒四路拍板兒四路滿盆星四路黑  
十七馬軍鞞植銀十撮十俱二路罰采二小浮圖小娘  
子下次人行二路賞采重擲罰采隔擲散采四十三行  
一路俱可作本采真傍本采視賞采真三路傍二路撞  
人真傍本采視罰采承撞者行飛塹亦同下馬數二十  
馬俱在飛龍苑必得六渾花真本采方許全隊移動近  
見王漁洋宣和打馬圖詩惠定宇金林始兩註家俱未  
引此蓋此戲失傳久矣

### 石異

去越城二十里而近日西陳有山焉拏攫蜿蜒石坡努  
出畝許舟行其下輒惴惴恐傾壓卯辰之間築海寧塘  
浙撫檄屬邑凡山產石者皆開採甲辰二月十二日天



氣爽澈羣工丁丁方施斧斤聞有疾呼於山頂謂是大  
匠磨赴之甫上坡暴崩入水而山頂故無呼者村人聚  
觀嘖嘖歎異次日石忽不見隔岸謝氏田平地突起七  
八丈長濶各十餘步所蒔菽麥不損一株村人以長錐  
探其底盡數丈終不見石所在至今如小阜云

張譙明

高達夫五十能詩騷壇傳爲佳話古今人事跡有相同  
者浚儀張文光字譙明前明進士 國朝以縣令內擢  
給諫初未嘗爲詩也及明季避兵始稍稍涉筆年已近  
服官矣晚歲與丁飛濤施尙白嚴顥亭諸人稱詩都下

摩旗登壘卓然成家遺集爲後人所刻頗多零落然卽  
百餘十首中從無一字落元和以下愚山評謂選材漢  
魏託質少陵洵非溢美今浚儀多有未知譙明爲詩人  
者余從高翁蘊三處乞得斗齋詩選一本實之行篋譙  
明有媳馬士琪韞雪氏亦善吟咏著燼餘草五卷

蔚文遺詩

蔚文詩出入元白温李之間矜麗中往往有骨臨歿時  
以遺集屬余校正余因識力未足留待異日不意丙午  
三月竟爲祝融氏攫去九京之下負我良友今追憶能  
成誦者數章附載左簡無題三十首其五春去春來事



總非洞房侵曉做雙扉  
錫簫夢裏偷吹雨  
花粉簾前亂撲衣  
蔽膝繡殘鴛半化  
搔頭玉冷燕初飛  
憑誰畫出湖州卷  
一寄多情杜紫微  
其十節物驚心淚滿腮  
隔牆誰報石榴開  
齒從齟後難成笑  
腸爲迴多轉欲胎  
六曲屏風香自掩  
二分明月笛偏哀  
不知占盡花前喜  
留得斑騅幾度來  
其十一明識陽臺境  
未真真情旣幻幻  
堪親石因藏帳容  
能肖酒若稱灰  
畫亦神晷刻何常  
昏復旦風光無定夏  
還春巫雲儻許隨  
心便豈上高樓望  
遠人其二十二九華  
帳外縷金箱  
羅綺開時鏡眩光  
別後久無青鳥便  
歸來猶及碧蓮芳  
星河向晚看牛女  
玉厯逢

期數角張恨極不教  
眉黛斂儂家夫婿在  
長楊雉臯故妓行  
曰西湖三月人如蟻  
油壁青驄香覆地  
妙妓傳聞出雉臯  
酒中抱得秦箏至  
雲鬟髮鬢掠雙鴉  
玉貌曾從太守誇  
彈罷新聲訴遺事  
坐令艷曲變哀笳  
憶昔雉臯初領郡  
葑岸石函都不問  
桃蘂方看露井嬌  
柳枝祇愛章臺嫩  
繡幕珠簾散碧烟  
黃梁日日大遊仙  
南紈北毳休論數  
海錯山珍不計錢  
三春畫舫蘇隄集  
曲調湖風聲錯雜  
簿領趨趨欲見難  
當筵惟許歌童入  
積善坊邊甲第開  
月明官舍祇空階  
紅燈十院佳人待  
夜半傳呼太守來  
複道迴廊經數里  
光華照眼多文綺  
直將東海



致鵷鸞何必西京誇趙李爾時兩浙大中丞華胄遙遙  
亦始興屬吏一朝成假子冰山百丈勢峻嶒儂在王家  
稱領隊奉諭更深送珠翠同行姊妹多被留博得蓬池  
三日醉中丞富貴實非常署內新添綠野堂賈相從人  
能犬吠李波遊騎愛戎裝七十諸侯心自凜狎情上下  
交孚甚民間已用賣兒錢幕府猶催鋪地錦國典煌煌  
不可逃 聖王弼教重秋曹檻車晝逮中丞入浙水淒  
涼送節旄太守間關還對簿罪名擢髮難重數游魂相  
對泣剛鋒白骨阿誰埋淺土傳來凶信滿江東皓齒蛾  
眉散若蓬蠟淚滿階苔半掩襪羅經雨草初叢郎君試

聽尊前曲此曲當年新演熟進奉中丞博笑顏纏頭屢  
致珠千斛滴粉搓酥在眼前重來遼鶴恍千年君遊君  
賞君偏雅儂舞儂歌儂自憐阿儂淪落何足惜話到舊  
情衫欲濕君不見雉臯太守逞豪奢男作人奴女爲妾  
又有卽席贈余詩曰漁陽狂客愛岑牟白眼逢人笑未  
休富貴祇應吾自有文章儘許世相求雪消柳岸春調  
馬月滿荷塘夜放舟歲住西湖三百日性情那不擅風  
流弱不勝衣冠尙遲聲名遍噪倩誰辭六朝金粉香爲  
骨三島鴛鸞玉作肌鄰女隔簾窺雅韻歌郎持板待新  
詞獨餘一事君輸我破病頻添酒半卮余雖愧不敢當



詩實雋永可誦也

南渟先生詩

密縣錢先生名九韶以詩名豫中人競傳其烟影水中  
雁字書中乾蝴蝶諸作余把其全集五言如寄陳載詵  
岳色一作秋雨江聲入暮雲登繁塔河聲天外落岳色雨  
中深山居樓臺懸樹杪烟火起雲根晚步孤村春落日  
野水養閒雲除夕雪滯還鄉雁風驕借樹鴉遊城南僧  
舍寒出銜日紫老樹飽霜紅梁園雜感霜侵花影瘦風  
落鴈聲寒送別趙衡齋寒鴉城外樹遠鴈嶺頭雲對月  
半牀秋樹影一枕晚鐘聲七言如廣武山雲屯敖壁羣

鳥集霜斷鴻溝老樹殘贈范九一遷居草閣遙分千樹  
雨蘆簾橫卷一溪雲崇福宮早酌樵路斜通雲外寺人  
烟亂點嶺頭村登少林寺鐘樓二室烟嵐歸畫棟諸天  
風雨近雕棱登甘露寺塔一紙金城藩上國三條玉帶  
鎖雄關對酒一林楓葉寒山寺兩岸蘆花淺水船不寐  
風在不堪聞處響月從無可望中圓簡貴老成似比詠  
物各詩高出數格丁鏡山侍御主講大梁最愛作者蘆  
花詩至呼爲錢蘆花今併載於此江鄉叢薄戀依依底  
事天涯處處飛短草灣頭隨葉落斜陽渡口趁帆歸擬  
將桃梗無根蒂認作楊花有是非淺水船中人未覺醒



來雪片滿蓑衣懶漫無情淡不妨豈同柳絮肆顛狂侵  
來衣袂從添冷點上頭顱恐是霜接岸平沙秋月濶背  
城野水晚雲荒飄零自分江湖老且狎輕鷗泛夕陽漠  
漠輕揚白鷺洲江天無此不成秋飛來似雪花難辨化  
去爲雲影尙留乍捲驚飈迷古渡偶隨明月上虛舟相  
看羨爾無牽望浩渺烟波自在游清笳未聽已沾襟况  
觸飛花亂客心隱約平灘無近遠淒迷落日半晴陰吹  
殘弱絮舟中笛搗碎寒雲岸上砧天地無情都不管祇  
憑風信卜升沈

僧夢綠

維揚詩牛腰束矣近得僧夢綠一律梅岡東北竹西南  
夢裏樊川酒半酣一笛晚風橋廿四幾灣春水月初三  
地臨花市簾陰重城逼烟巒鳥性憨記不分明何限事  
暮雲回首鬢鬢格雖不高讀之殊令人作紅橋遊冶  
想夢綠姓宋氏名石銘合肥諸生晚逃禪於汴之相國  
寺工書及水墨蘭竹人飲以酒輒醉醉則潑墨滿紙風  
條烟葉往往雜出銀鈎鐵畫間古風不及格五七律能  
自造句嘗有登三汊河浮圖作日天到潤州連海白山  
從建業過江青南渟先生極歎賞之

高繡英



繡英姓高氏山陰鶴莊少府長女也性敏慧能詩文小楷工絕乾隆五十一年少府宦長葛女隨任以代父作箋札知名豫中少府試用時字女一幕客子非女意也丁未春將行親迎禮女素聞所天頑劣又於伯氏處得其家瑣事徬徨數日竟以正月十三夜自縊死死後父母檢其衣物皆收拾精潔鏡奩中有遺敘一紙曰繡英生庚寅二月初三日子時甫二齡隨祖桃源任所旋以父試用中州自淮抵汴蒙親教之女紅窈之翰墨性雖愚蒙頗知大義天高地厚何日敢忘然自甲辰許字以來屢聞家多變故室有勃谿鍼縱刺心碑難吐口未嘗

不念世無不是姑嫜亦豈有全名媳婦但英以閨內嬌娃未諳階前鞭撲輕盈弱質懼井臼之難操宛轉孱軀恐晨昏之莫逮六禮未行驚魂已斷雙禽乍告妖夢屢占况自去秋父補繻葛門惟薙草庭可張羅八口嗷嗷艱於宦食何忍以九京就盡之身重貽二老出閣之累所望諸弟妹曲體親心善全孝道則英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痛哉大限臨身莫能自主于職旣虧婦道何存語無倫次血淚滿襟一息哀鳴諸乞恩宥女所著作臨歿時皆自焚棄此文前半作楷書後則淚跡縱橫字亦不復成形狀少府談及猶流涕云



瓊府侍姬

丑寅之間余與蔚文設扶鸞戲神來有署名瓊府侍姬者問其姓里曰玉容何氏小字阿瓊江寧句容人生崇禎三年今以訪緣暫住臨安與談明季事娓娓可聽性喜吟咏其降壇也有詩贈答也有詩余最愛其自序七古一篇妾家舊向句容住三點茆峯通指顧青青黛色捲簾看畫眉粉本誰能誤牽蘿補屋水迢迢繡檻春深夜上潮十二紅樓年少女一時爭羨阿瓊嬌阿瓊十三工織素十四采桑南陌去朝親文翰暮箏琶二八光陰豈虛度結綺臨春事再逢扁舟飄泊苦西東無端拋却

香閨伴來上吳山第一峯吳山柳映湖隄綠殺氣忽驚滿川陸湖水乾枯柳作薪三更戰鬼啾啾哭阿父從軍去莆田瑣窗一旦委花鈿驚魂生怕隨驕卒柔魄何妨伴水仙湘妃昔日朝金闕碧海青天望超忽訪舊神飛芍藥烟思親淚灑枕椰月別有深情滿懷抱玉鑑塵生愁不埽春來春去恨茫茫花落花開總斷腸安得九疑山下竹年年飛集紫鴛鴦蔚文嘗眷一妓曰小芸情意甚密一日攜之來叩以婚嫁事姬曰緣盡此矣因爲剖晰前生及未來事姬多情遇高才士依依不忍捨竟以見夢春阜生爲震雷所驚先是春阜生從蔚文客吳名



籍甚然性太狂人不敢交姬一見首贈以詩且曰妾訪君三世良緣不偶往往覲面失之今得遇天也自此遂日日來來必召生其見夢事甚詭秘蔣子雪舫雖載入小傳不過髣髴瑤宮花史傳爲之惟是夜月明雷震遠近皆聞姬有婢名春翹嘗代姬降壇蔚文偶以詩謔之翹拂然曰姻緣事來不能拒不來不能強忍一日性可多致數載歡君陽算有限冥福無窮奈何以輕薄自壞姬昵生翹勸之再三姬去翹亦不復來蔚文又誦姬風入松留別詞曰不將清瑟理霓裳寂寞對離觴鸞笙乍譜東風緊歡悰付湖水湖光芍藥多情含淚海棠無語

凝粧小姑居處本無郎此後更蒼茫吳雲楚樹三千里憑誰寄錦字香囊報道佳期未遠人間歲月堂堂蓋周秦遺響也雪舫因生不欲以真姓名示人并蔚文諱之易其名爲袁隱南

○ 論曲十二則

曲與詩餘相近也而實遠明人滯於學識往往以填詞筆意作之故雖極意雕飾而錦糊燈籠玉相刀口終不免天池生所譏間有矯枉之士去繁就簡則又滿紙打油與街談巷語無異夫曲者曲而有直體本色語不可離趣矜麗語不可入深元人以曲爲曲明人以詞爲曲



國初介於詞曲之間近人並有以賦爲曲者賞音可觀  
定不河漢余言

明人曲自當以臨川山陰爲上乘玉茗還魂較實甫而  
又過之特溟滓已穿頗類未除南柯邯鄲二種斂才就  
範風格適上實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青藤音律間亦  
未諧其詞如怒龍挾雨騰躍霄漢間千古來不可無一  
不能有二餘若浣紗之瀟灑明珠之雋秀紅拂之峭勁  
義俠之古樸西樓之蘊藉玉合之整鍊龍膏之奇恣香  
囊之謹嚴紅蕖之流利一邱一壑亦足名家鼎革時百  
子山樵以詞名天下所編燕子箋盛行宮禁品其高下

尙不能並若士幼作之紫簫此外汗牛充棟自卽無譏  
矣

自化工畫工之論出而西廂琵琶之品始定然琵琶究  
不及西廂實甫香艷豪邁無所不可東嘉一作典貴語  
便筋努面赤蓋文章一道均可以學力勝惟曲子必須  
從天分帶來明嘉隆中王弇州以詩文爲七子弁冕而  
所著鳴鳳記淺率頽唐一似全無學識者何況他人世  
之左袒東嘉不過曰西廂誨淫琵琶教孝夫旣置其文  
於不論則固非余所敢知耳

臨川填詞多不協律沈詞隱貽書規之臨川听然笑曰



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噪子不朽之業當日早已  
自定今人捧九宮譜繩趨尺步奏之場上非不洋洋盈  
耳及退而索卷玩誦未數折卽昏昏思睡夫人固不可  
過才又何可不及才踈弛之馬苟操縱得法終當百倍  
駑駘必也四海賞心梨園從律屏山燭樹雅俗盡歡茫  
茫今古吾見亦罕

西廂以下高施齊名然君美之視東嘉尙猶江黃之敵  
荆楚明人盛稱曇夢則緯真初下筆時亦自夢想不到  
此正如六朝庾徐長慶元白一時風尙徼幸並驅至步  
武一說還魂繼崔香囊繼蔡若士後勁有餘九成中郎

一忠一孝允足相配其如詞之不稱何

詞至西堂又別具一變相其運筆之奧而勁也使事之  
典而巧也下語之艷媚而油油動人也置之案頭竟可  
作一部異書讀石渠邊幅稍狹風韻灑如西園畫中人  
二種尤足紹規曩哲 國初人才蔚出卽詞曲名家亦  
林林焉指不勝屈必欲於中求出類拔萃則高莫若東  
塘大莫若稗畦靡旌摩壘殊難爲鼎足之人

笠翁賓白縱橫變幻獨步數朝迄今憐香伴各種傳奇  
流行海內幾於家絃戶誦其慎鸞交開場曲曰可惜元  
人箇箇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遇余定不題凡鳥余



謂笠翁填詞實非當行不知何所恃而自信若此大抵私智勝則規模不濶大巧句多則筆墨不莊重以此劇切笠翁當亦心服近人刻十種曲有殿以盧淳二夢者吾恐簸之揚之且不啻糠粃在前矣

江湖內十八本外十八本梨園缺一卽非佳班其實可傳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村褻鄙俚不堪入耳而父以傳之於子師以授之於弟設填新本付之搬演苟非有大勢力彼必委而棄之曰不可唱夫詞不可唱者固多可唱者亦不少元代佳詞如林當時卽稱荆劉拜殺文士之取信梨園亦有幸有不幸已

古律載六宮十一調傳者僅十之七而般涉大石小石諸調又祇寥寥數曲蓋曲學幾於亡矣余意宮調定格當如還相爲宮一宮有一宮之聲韻一調有一調之節奏周德清中原音韻所云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歎傷悲義雖不傳其意可繹不然何以北曲正宮可與中呂並用又可用般涉調煞而他宮不能南曲有仙呂入雙調而他無有今之唱曲者僅記首三字爲標目問以牌名尙茫然不知詞家亦幾等宮調爲贅瘤世有周郎乎吾當鑄金事之

詩餘興而樂府廢雜劇興而詩餘又廢絃索之用愈變



愈卑今雜劇雖廢有志紹述古人不遠尙有門徑可尋  
詞家目不見元曲偶以南詞變北劇人輒譽之曰宮喬  
曰鄭馬問以孤裝參軍名色往往目瞪口呆不知南北  
徑途判然各別既名稱倣古無論賓白詞章諸大者卽  
小小排場譬如飾古彝鼎座匣必須椎樸摹晉唐名畫  
著不得一件時用器物由此以推思可過半

太和正音譜及點鬼簿載元劇千餘本陶九成輟耕錄  
自云見元劇七百餘本而錄中所列名目半不可解今  
存者自臧晉叔元人百種曲外寥寥無幾百種曲雖多  
點竄要亦餽羊蓋雜劇卷帙不多易於散失藏書家又

以無關經史置不寶貴苟非彙而刻之風霜兵燹日復  
一日必至消滅淨盡晉叔之爲功詞壇豈淺鮮哉

李太尉代汾陽治軍號令纔出壁壘一新詞家具此手  
筆者惟青藤改崑崙奴可云無忝臧晉叔刪訂四夢詡  
詡然自命點金手無奈識不稱志才不副筆將原本佳  
處反多淹沒昔賢不云乎鶴頸雖長斷之則死鳧頸雖  
短續之則傷晉叔沈酣元曲旣於詞壇不敢染指乃復  
有此輕妄之舉自知之所以難也若西廂一記李日華  
以北賡南則裂鄭錦以補鶉衣碎楚玉以飾甕牖實甫  
何辜寃遭此劫



劍南室校刻



